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二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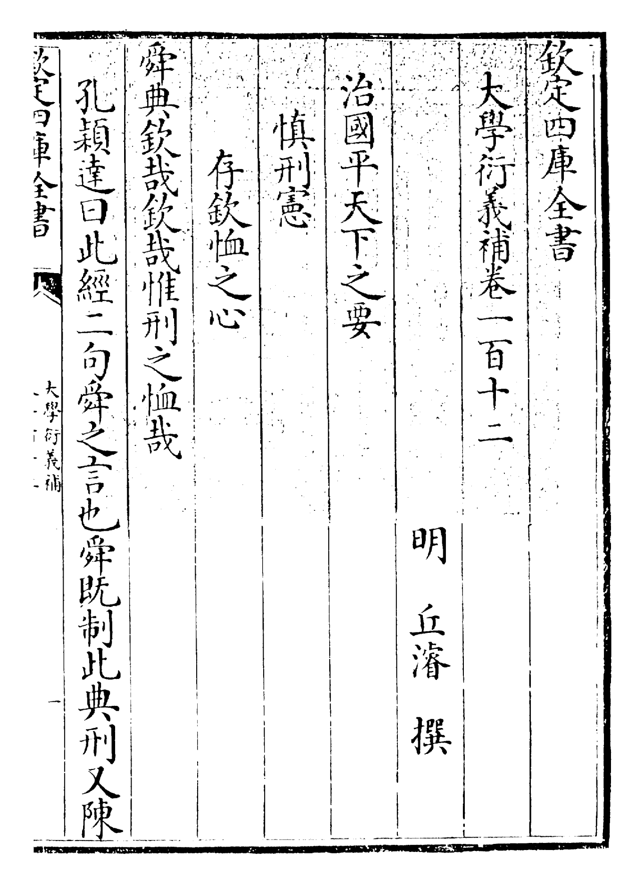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劉廷勲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二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存欽恤之心

舜典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孔穎達曰此經二句舜之言也舜既制此典刑又陳

典刑之義以勑天下百官使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憂念此刑恐有濫失欲使得中也

朱熹曰多有人解恤字作寛恤之義某之意不然若作寛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如斷者不可續乃矜恤之恤耳

又曰今之法家多惑于報應禍福之說故多出人罪

以求福報夫使無罪者不得直而有罪者反得釋是乃所以為惡耳何福報之有書所謂欽恤云者正以詳審曲直令有罪者不得幸免而無罪者不得濫刑也今之法官惑于欽恤之說以為當出人之罪而出其法故凡罪之當殺者莫不多為可出之塗以俟奏裁既云奏裁則大率減等當斬者配當配者徒當徒者杖當杖者笞是乃賣弄條貫侮法而受賕者耳何欽恤之有

臣按帝舜之心無所不用其敬而於刑尤加敬焉故不徒曰欽而又曰哉者賛歎之不已也不止一言而再言之所以明敬之不可不敬以致其丁寧反覆之意也是敬也蓋自帝堯欽明中來帝舜居堯之位體堯之心於凡天下之事天下之民無有不敬謹者矣若夫刑者帝堯所付之民不幸而入其中肢體將於是乎殘性命將於是乎殞於此尤在所當敬謹者焉是以敬而又敬惓惓不已惟刑

之憂念耳謂之惟者顓顓乎此而不及乎他切切乎此而無或間也恤字蔡傳無解朱子謂恤不是寛恤然朱子之前孔氏正義巳解為憂念可謂得帝舜之心於千載之下也夫

漢孝文帝禁網疏濶選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錯（措同）之風焉

臣按文帝用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太省幾至刑措噫文帝用一張釋之而幾致於

刑措三代以下稱仁厚之君必歸焉中庸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蓋必有禁網疏濶之君然後其臣敢以其罪之疑者而予民故曰有是君則有是臣

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令甲死者不可生刑者不可息此
先帝之所重而吏未稱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
聞

臣按漢世人君宣帝最為苛急然猶下此詔且謂繫者或以掠辜若饑寒瘐死獄中令郡國歲上繫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以為殿最噫居宮殿之中而思囹圄之若處清閒之地而念困阨之人人君宅心如是上天豈不祐之哉漢去古不遠所行多仁政然當是時趙蓋韓楊之不得其死人皆歸咎于帝之苛急及觀是年及元康四年念耆老之詔則帝之心可知矣有君如此而于定

國不能擴充其善心而引之當道豈不可惜哉

明帝時楚王英以謀逆死窮治楚獄累年坐從者甚衆寒朗言其寃帝自幸洛陽獄録囚徒理出千餘人時天旱即大雨馬后亦以為言帝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降宥

臣按史言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達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夫人君為治貴于用得其人臣之能即君之能也政不必自已出也

明帝善刑理不足貴也然能幽枉必達及閘楚獄之寃夜起彷徨則先王不忍人之仁也是則可貴耳人君苟存明帝夜起彷徨之心以恤刑獄雖不必自善刑理而能委任得人而不為左右之所蒙蔽則幽枉無不達矣

章帝元和三年詔曰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王朝如有賢才而没齒無用朕甚憐之

非所謂與之更始也請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臣按一人犯罪禁至三屬不得仕宦王朝固非聖世罪人不孥之意宋徽宗時有黨人子孫不許內仕之禁其視章帝此詔有愧矣

唐制凡囚已刑無親屬者將作給棺瘞于京城七里外壙有磚銘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

臣按此亦唐人仁恕之政

太宗親錄囚徒縱死罪三百九十人歸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來乃赦之

歐陽修曰信義加於君子而刑戮施于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太宗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自歸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

于人情哉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以知為恩德之致爾此必無之事也若夫縱其來歸而赦之事偶一為之耳若屢為之則殺人皆不死是可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胡寅曰罪既至死無可赦者此三百九十人者其間寧無殺人償死者乎而赦之何被殺者之不幸而蒙

赦者之幸也況既得一年之期必嘗相約以如期而集則可免死太宗恱其信服而忘其刑赦之頻也然不敢違逸而皆至情則可矜矣要之始者縱之過也

臣按刑者天討有罪之具人君承天以行刑無罪者固不可刑有罪者亦不敢縱也人君不循天理而以己意操縱乎人亦猶人臣不奉國法而以己意操縱乎囚也可乎哉人臣如此君必誅之無赦臣畏國法必不敢如此人君以己意縱罪人而又

以己意舍之獨不畏天乎

太宗嘗覽明堂鍼灸圖見人之五臟皆近背失所則其害致死歎曰夫箠者五刑之輕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輕之刑而或至死乃詔罪人毋得鞭背

臣按太宗詔罪人毋鞭背其心仁矣非獨見其有寛刑之仁而實可驗其有愛民之心隨所觸而即感然不徒感之而又能推廣之以致之民也其致刑措而庶幾於三代也宜哉後世稱宋人以仁厚

立國然唐既去鞭背刑矣而宋人猶有杖脊之法何也豈太祖太宗不聞唐太宗此言而當時輔弼諫諍之臣亦無以此言進者歟我朝定令凡笞杖人於臀腿受刑之處非此則為酷刑仁恩之及於人人也博矣

太宗以大理丞張蘊古奏罪不以實斬之既而大悔詔死罪雖令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死者不可復生近有府史取賕不多朕殺之是思之不審也決囚雖

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肉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

臣按張藴古奏請不以實其情有故誤設使其故猶當權其輕重而加以刑况藴古曾上大寶箴其言切至有益於君身治道斯人而能為斯言猶將十世宥之乃以輕罪而坐重刑太宗雖悔之無益也雖然人君不貴無過而貴能改過太宗能因此

以生悔心不徒悔之於已往而又戒之於將來充而廣之以徧於天下後世孟子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矣太宗有焉

太宗時有失入者不加罪太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人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失入無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止矣太宗悅

從之自是斷獄平允

臣按人主好寛則寛好急則急此就人君言之耳為刑官者執一定之成法因所犯而定其罪豈容視上人寛急而為之輕重哉然中人之性畏罪而求全不能人人執德不回守法不撓是以為人上者常存寛恤之仁而守祖宗之法毋露其好惡之幾以示人而使之得以觀望也

玄宗開元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胡寅曰以文觀之四海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二十有四人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獄訟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飾太平之盛有當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慘舒一視上之好惡君好之則臣為之上行之則下從之故詩云牖民孔易苟欲刑措不用雖囹圄常空可也然訟獄曲直不得其分姦猾逋誅蠹害脱死而平人冤抑者衆矣故善為治者必去華而務實

則不為人所罔也

開元二十五年大理少卿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烏雀不栖今有雀巢其樹百官以為幾致刑措上表稱賀

馬端臨曰是時李林甫方用事崇奬奸邪屏斥忠直御史周子諒以彈牛西客杖死殿廬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以失寵被讒無罪同日賜死皆是年事也其為濫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鵲巢為刑措之祥何耶

臣按人君之為治貴乎有其實耳名不患其無也名實如形與影有形則影隨之無形而强欲為之影萬無此理也玄宗之世刑部為此奏承玄宗好名之意欲以欺天下後世耳然而數百年之後馬氏尚為此論則當世之臣民目覩其實者其能欺之乎是葢慕刑措不用之名而為此舉其後李林甫為相又奏野無遺賢皆無其實而欲强為之名者也卒之名不可得而貽譏于天下後世胡氏華

實之論萬世人主所當服膺者也

憲宗時李吉甫李絳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賞罰陛下頻降赦令蠲逋賑饑恩德至矣然典刑未舉中外有懈怠心絳曰今天下雖未大治亦不甚亂乃古平國用中典之時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亂中國乃專任刑法吉甫之言過矣帝以為然司空于頔亦諷帝用刑嘗謂宰相曰頔懷姦謀欲朕失人心也

臣按刑者所以輔政弼教聖人不得已而用之用

以輔政之所不行弼教之所不及耳非專恃此以為治也憲宗然李絳之言非于頔之請其知帝王治道之要者歟

宋太祖開寶六年有司言自三年至今所貸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虞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之罪止從投竄何近代憲網之密耶盖有意于刑措也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貸其死云

臣按宋太祖讀虞書而知近世憲網之密亦猶唐太宗讀明堂圖而除杖背之刑也人主讀書每每得之於心而見于施行如此此則帝王之盛德可以企及唐虞之德化亦可以卒復矣此二君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讀書之法

太宗在御嘗躬聽斷在京獄有疑者多臨決之每能燭隱微嘗親録繫囚至日旰近臣或諫勞苦過甚帝曰儻惠及無告使獄訟平允不致枉撓朕意深以為適何勞

之有因謂宰相曰中外臣僚若皆留心政務天下安有不治者古人宰一邑守一郡使飛蝗避境猛虎渡河況能惠養黎庶申理寃滯豈不感召和氣乎朕每自勤不怠此志必無改易或云有司細故帝王不當親決朕意則異乎是若以尊極自居則下情不能自達矣自是祁寒盛暑或雨雪稍愆輒親録繫囚多所原減諸道則遣官按決率以為常後世遵行不廢

臣按太宗謂若以尊極自居下情不能自達非但

刑獄一事為然也

高宗紹興四年詔特旨處死情法不當者許大理寺奏審

臣按人君立法司以斷庶獄人之有罪一斷以祖宗成法無自處死之理王言一出臣下奉承之不暇明知其非而不敢言者多矣高宗此詔可為世法

以上存欽恤之心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二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三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慎刑憲

戒濫縱之失

周書吕刑曰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附也）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

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絶厥世

蔡沈曰苗民不察于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于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

陳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甯成嚴延年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蠲而絶厥世古今一律也

臣按刑罰之所以不中者非訖于威則訖于富訖于威所以狥人之勢訖于富所以阜己之財用是以斷制刑獄虐亂無辜之人民怨于下天怒于上卒之所依之勢不可怙所得之財不能保而併與己之所有者而喪之遂使自受姓以來之宗祀亦殄滅而無遺類焉嗚呼呂刑此言豈非萬世典獄者之永鑑哉

獄貨非寶惟府（聚也）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

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善也）政在于天下

蔡沈曰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

吳澂曰非天不中而偏罰之蓋以人之為人在于有生之命陷人命以至于死天豈容之哉若天之罰不如此其極則獄吏將無所畏恣于深刻而施之庶民者皆酷虐之政無復有令善之政在于天下矣

臣按獄之于人乃性命之所關係顧不以公而以私不以理而以欲以人之性命而成吾之私家其與殺越人于貨其心一也盍思曰人之生也乃天之所命吾以貨而殺人是逆天命也天豈容我哉以貨殺人且不可況又假天之討有罪者以殺無罪是重得罪于天矣

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晉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突之子毛及偃從公子重耳在秦）對曰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

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

臣按刑以弼教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其輕重以為取舍焉苟在上者理有不明而惟欲之狥至用刑誅以快其志則凡所惡者大者可誅小者可論而人無容足措手之地矣下拂乎人心上逆于天道人雖無如我何其如天何

秦文公二十年初有三族罪孝公用衛鞅變法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始皇并吞六國

毁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日程決事日懸石之一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

臣按秦不師古專用刑法以致民不聊生而天下潰叛後世所當以為鑑戒者也

漢高祖除秦苛法孝惠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議未決而崩高后除之孝文元年盡除收帑相坐律令

臣按古者五刑極於大辟死一身之外無餘刑也

至秦人始有三族之法罪及于妻子同産夫以一人之有罪而其妻子固無罪也況一族乎父之族同一氣脉之相傳且猶不可又況于母族妻族乎是人家以一女子適人之故而累及其一家一族無辜而至于絶宗殄祀若推其類而至于義之盡則生女可以不舉矣使家家皆懲之而不舉則人類不幾於絶乎所謂妖言之令尤為無可憑據言出于人之口而入于人之耳甚無形迹也徒以一

人之言而坐其一人之罪且不可况其家族乎有國者恐其揺民惑衆或至姦宄之生禍亂之作必明立禁條須必見於手書著于簡牘成夫文理質証對驗明白無疑然後坐之不然且將有如賈生之論秦者矣生之言曰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非徒不能禁亂且因以生亂而至於亡矣漢承秦後而一切禁之其享國至四百餘年宜哉

武帝即位之後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下張湯以峻文決理于是見知之法生而廢格沮誹窮治之獄用湯奏顔異九卿見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誹論死是後有腹誹之法比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

胡寅曰昏主姦臣未有不惡嫉言者武帝非昏主也而信張湯立此令何哉古者立誹謗之木以求謗言故士傳言庶人謗既許之謗則有口者皆得盡其情矣周厲王雖監謗亦見其時言路之不隘也監之而

後諡矣秦禁偶語則兩人不得相與言矣其後又有妖言令則一人而為國家深計者亦不得獨獻言矣雖然是猶或發之於口或筆之於書得一據證反是為非加之罪辟也若夫腹誹之法不亦異哉自堯舜大聖猶以知人為難知人之道必自聽言始是故敷奏以言既觀其言明試以功又考其事庶乎盡之而大姦似忠大佞似信者尚不得而知也乃探心腹不用形顯而罪之嗚呼異哉人心難測甚于知天腹之

所藏何從而驗今指孝子曰爾欲弑父指忠臣曰爾欲弑君指廉人曰爾欲為穿窬指義士曰爾欲為盜賊爾雖不言不為吾知爾之心也然則凡所嫉惡者孰不可殺矣立法如此與商紂剖比干覩七竅也幾希使賢人君子精忠不得以上白志義不得以自伸反貽暗昧之誅喑嗚而死皆湯啓之也湯禍賊不足道其報亦不旋踵獨孝武信而用焉惜哉史云公卿大夫自是諂諛取容夫求合者不待是而諂諛也況

立法以詔之乎

臣按腹誹之法胡氏論之可謂切至矣張湯今年殺顏異明年即自殺天道好還彰彰如此為人臣以事君何用殺人以求自安其位耶

武帝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道路不通乃使樊昆等衣繡衣持節發兵以興擊所至得擅斬二千石以下誅殺甚衆一郡多至萬餘人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于是作

沈命法曰盜起不發覺發覺而捕不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使其不言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為匿以文辭避法焉

胡寅曰所為立君者為人羣而爭也不務德化而以力從事是與之爭也夫民服之則馴治之則駭與之爭則奮然競起矣雖大無道之君惡民叛已臨以嚴刑如薙草者錢鎛櫌鋤相尋於地上亦未有能盡殺四海之人者何則寡不勝衆也漢監不遠在嬴政之

世矣是故以法制民不若以善養民以政御衆不若以德撫衆撫以德養以善居上而寛如天覆然何至于為盜哉

臣按聖人制刑以求無刑立辟以求止辟武帝時以盜賊滋起作為沈命法非獨不能止盜反由是而盜賊滋多且又因之而致官吏之相為掩蔽而盜賊益甚是一舉而二失焉由是而馴致大亂不難也吕刑云民之亂罔不中是則治民之道無有

過于中者也是故先王立法制刑莫不用中中則無過無不及可以常用而無弊不過而嚴亦不及而寬過而嚴則民有不堪而相率為偽以避罪不及而寬則民無所畏而羣聚競起以犯罪

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民犯法姦軌不勝于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網浸密律令煩苛文書盈于几閣典者不能徧

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不曉其用意也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例也議者咸冤傷之

臣按武帝以百姓貧耗窮民犯法乃使酷吏條定法令推求其罪以網羅之嗚呼盍亦反求民之所以犯法之由乎史固曰徵發煩數百姓貧耗民之所以窮而至於犯法者有由也始也既用桑羊孔僅以徵發煩數而致民於法獄終也又用張湯趙

禹以律令煩苛而陷民于死地武帝何不仁之甚
哉然則欲民之不犯法其道何繇曰管子有言倉
廩實知禮節必也制節謹度薄稅斂寬力役使其
家給人足則民不窮而人不犯于有司矣
宣帝時廷尉史路溫舒上言秦人用刑之失其終有曰
烏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
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
詬雖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

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寛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于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臣按温舒之疏真氏已載于前書且謂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却則煅煉而周納之葢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何則成鍊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故俗語云畫地為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此十餘言其于胥吏慘

刻之情獄犴寃枉之狀可謂盡矣然觀其疏始言秦之時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虚美薫心實禍蔽塞乃秦之所以亡繼言胥吏慘刻獄犴寃枉及其終也又以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省法制寛刑罰以廢治獄結之大意謂秦之所以亡由刑獄慘刻刑獄慘刻由言路不開言路所以不開者由以正言遏過者為誹謗妖言

也宣帝善其言故下詔立廷平然當時楊惲之死正坐南山蕪穢縣官不足為盡力之言于定國為廷尉乃奏以為妖惡言大逆無道則是溫舒之言切中宣帝之失而借秦為言耳胡氏謂人君行事不當於人心天下得而議之豈有戮一夫鉗一喙而能沮弭之哉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噫人君之酷刑皆足以失人心而亡國一旦苟有革心猶足以善其後惟殺諫者則無不亡之理觀諸漢唐末

世之君可見矣有國家者尚鑑之哉

章帝時陳寵上疏曰陛下即位數詔羣僚宏崇晏晏而有司執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猶尚深刻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煩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縱威福今宜蕩滌煩苛之法輕薄箠楚以濟羣生帝納寵言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定著于令

臣按文致謂其人無罪文飾致其法中也

桓帝延熹元年中常侍侯覽等令牢修上書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部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帝怒下郡國捕黨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經三府太尉陳蕃卻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此等猶將十世宥之豈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上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門北寺獄其辭所連及杜密陳翔范滂之徒二百餘人或逃遁不獲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陳蕃上書極諫帝怒策免

之自後無敢復言者竇武霍諝復以為言帝意稍解乃詔黨人二百餘人皆歸田里書名三府禁錮終身及靈帝即位陳竇用事復舉拔膺等陳竇誅膺等復廢侯覽怨張儉尤甚乃命朱並上書告儉等共為部黨圖危社稷時上年十四問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對曰欲為不軌上曰不軌者何對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黨人死者百餘人妻子皆徙遇連引收考布徧天下宗戚並皆殘滅郡縣為之殘破

馬端臨曰黨錮之獄出於宦官之惡直醜正然欲加之罪則必從而為之辭帝之問曹節曰黨人何用為惡而欲誅之耶善哉問也帝時方童幼未知姦佞容恱之可親忠賢鯁直之可惡故發此問至對以謀不軌危社稷則不復能窮詰其所以謀之說所以危之狀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誅諍臣戮直士若龍逄比干之儔皆以諫諍於朝而嬰禍而竊議於野者則未嘗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語之禁張湯始有

腹誹之律皆處以死罪今觀黨錮諸賢所坐即偶語腹誹之罪而曹節王甫所為葢襲斯湯之故智也至於根連株逮坐死者不可勝計雖曰主昏政亂凶璫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來矣葢漢家之法以殊死為輕典而治獄之吏則以深竟黨與為能事夫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傳曰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信哉

臣按路温舒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

也臣以為治獄之吏其小者耳其所失之存最大者則誹謗妖言之禁焉呂后時雖除去其禁然温舒上疏於宣帝始終以誹謗為言則是雖除之實則暗用之而不自知也其子孫習見以為當然左右兇邪遂襲用之以除異巳之人其禍乃至更代累世而猶熾卒之善良受禍國祚隨之後之有天下者其他刑獄雖若慘刻然失人心促國脉趣于亟亡者皆莫甚于誹謗妖言之令也古語云殺諫

臣者其國必亡然殺諫臣猶有定名不諫者未必殺也惟用誹謗妖言坐人之罪則不分在朝在野有官無官一切誅之以鉗天下之口其國之亡也又何疑哉

魏孝文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不亦哀哉孝文善之遂除其制

臣按秦始有夷族之刑一人犯罪延及一家而且及其母族妻族焉崔挺兹言其仁人之言哉秦僅再世而博陵之崔世為北朝大族至於唐猶盛不可謂天無意也

初魏元丕與陸叡李沖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既誅賜沖烈詔曰叡反逆違誓在彼不關朕也然猶不忘前言聽其自死免其孥戮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絶

司馬光曰殺生予奪人君馭臣之大柄是故先王之

制雖有八議茍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可宥則宥可刑則刑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䝱於勲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使陷於死地也

臣按人君為治大要在仁義所以持仁義者信也不當死而死之非仁當死而不死之非義既許以不死而又死之非信失此三者何以為國

梁武帝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鞫獄為意又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帝深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

臣按大禹泣囚憐民之愚也梁武泣囚徼巳之福也灑淚雖同而處心則異憐愚而泣終寘之于法所以戒其後使之化愚為智變惡為良徼福而泣

雖若免之于死然而法度日弛姦惡日起卒致白晝殺人公行摽掠本欲徼福于已而反有以致禍於人所謂求福不得而禍已隨之者也佛教之不足憑信如此後世人主其鑑之哉

隋文帝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汙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于殿廷捶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令斬之高

頎等諫以為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又為殿廷殺人兵部侍郎馮基因諫不從竟于殿廷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

臣按智者行其所無事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文帝既以任智而獲大位故凡事皆以所謂智者處之欲人莫測吾之所為而知所畏懼將以得其情而攝其心也嗚呼聖人所謂智者豈若是耶彼葢自智其智非吾聖人之智也智與仁勇為天下之

三達德缺一不可也而其所以然者則本於誠焉誠以用智則所謂行其所無事也噫隋文用其姦謀詭詐以為智天之未定則因之以姦天位天之既定則因之以滅宗祀後世人君有任私智者尚文帝之鑑哉

文帝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共竊一瓜即時行決有數人刼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耶但為枉

人来耳而為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也而不為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為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

臣按先王因情以立法如衡之於輕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無心待之隨其多少大小而權之也盜一錢者則坐以死盜萬錢者又何以加之哉以是立法是教天下之為盜者不為盜則已如必為盜則為其大而毋為

其小寧取其多而不取其少豈所謂辟以止辟者

耶

唐武后自以久專國事且內行不謹欲大誅殺以威之

乃盛開告密之門擢胡人索元禮爲游擊將軍令按制

獄元禮推一人必令引數十百人周興來俊臣之徒效

之紛紛繼起私畜無賴數百人專以告密爲事欲陷一

人輒令數處俱告事狀如一俊臣與萬國俊共撰羅織

經數千言教其徒網羅無辜織成反狀構造布置皆有

支節太后得告密者輒令索元禮等推之競為訊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豬愁求破家反是實及鳳凰曬翅驢駒拔橛僊人獻果等名或倒懸石縋其首或以醋灌鼻每得囚輒先陳其械具以示之皆戰慄流汗望風自誣

胡寅曰自古酷刑未有甚于武后之時其技與其具皆非人理蓋出於佛氏所說地獄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說自南北朝瀰漫至唐末

有用以治獄者佛之言在册知之者少至閻立本圖
地獄變相形于繪畫則人之得見而慘刻之吏智巧
由是滋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
謂治鬼罪于幽陰間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若也
吁亦不仁之甚矣
臣按先王制刑本以制民使之不敢為惡後世為
惡者乃以刑為行惡之具其慘酷有如武后時酷
吏之所為者盡思曰吾人也彼亦人也人以是加

我我能堪之乎天道好還吾害人以保己之富貴
人雖不奈我何其如天道何吾雖尊貴彼雖卑賤
同一知識蠢動也我與彼均禀性賦形於天地間
天生我亦猶生彼也不畏於人獨不畏于天乎
武后長壽元年來俊臣羅告同平章事狄仁傑等謀反
先是俊臣奏請降敕一問即承反者得減死及仁傑下
獄俊臣以此誘之仁傑即承反是實俊臣乃少寛之仁
傑令其子上寃狀武后覽之以問俊臣對曰仁傑等下

獄未嘗褫其巾帶寢處妥甚苟無事實安肯承反太后
使通事舍人周綝往視之俊臣暫假仁傑等巾帶羅立
於西使綝視之俊臣詐為仁傑等謝死表使綝奏之樂
思晦男數歲沒入司農上變得召見武后問狀對曰臣
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
信臣言可擇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為反狀以
付俊臣無不承反矣武后意稍悟召見仁傑曰卿承反
何也對曰不承則已死於拷掠矣武后曰何為作謝死

表對曰無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詐

臣按路溫舒言箠楚之下何求而不得箠楚刑具之輕者也人之肌膚尚有所不堪者况用非法之重刑乎後世人主觀武后時來俊臣治狄仁傑謀反之獄及詳樂思晦幼男之言與仁傑召見之對則酷吏害人之情狀罪人承罪之因由灼然見矣

武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按獄多連引朝臣云其謀反中間疑有不實使近臣就獄引問得其手狀皆

自承服朕不以為疑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宽耶姚元崇對曰自垂拱以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興等羅織自以為功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摇所問者若有翻覆懼遭慘毒不若速死頼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無復反者若微有實狀臣請受知而不告之罪武后悦曰曏時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言深合朕心賜元崇錢千緡

臣按武后雖女主然其本心之天理亦未嘗無也雖以一時酷吏逢其惡用淫刑以逞彼雖昧於其初然事久而天理定事過而善心生卒亦未嘗不知其非也是以酷吏無不坐誅而當時宰臣順成之者亦咎其陷已於淫刑焉後世人主觀仁傑之對及元崇此言凡有大獄必須自引所犯者於前躬自詰問而毋為所蔽為刑官者毋逢君之惡為大臣者必匡君之失毋使他日其君之悔悟而誅

戮之及咎怨之歸也

武后時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刻之吏以深刻為功鑿空爭能相矜以虐泥耳籠頭摺脅籤爪懸髮熏耳刻害支體糜爛獄中號曰獄持或累日節食連宵緩問晝夜搖撼使不得眠號曰宿囚此等即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賒死臣竊聽輿議皆稱天下太平何若須反豈被告者盡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勝楚毒自誣耳願陛下察之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願陛下緩刑用仁天下

幸甚

臣按人主所深惡者反叛也而小人之欲求富貴者往往假是誣人以求爵賞人主不之察而聽之其致人於死地輒至十百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絕人之宗祀其為仁政之累和氣之蠹也大矣遇有斯獄必須隅別而問證佐既明必須得其反具引赴御前躬為詰問許其面辯不付其獄於所執之人必察其詳於外廷之訊如此則奸狀無不明刑

獄無不當矣

玄宗天寶初李林甫為相起大獄以誣陷異己者寵任吉溫羅希奭為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煅煉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臣按國家置為刑獄有一定之名有一定之所祖宗成法子孫當遵守之不敢有加焉可也漢唐以來乃有詔獄之名及有起大獄者是於常憲之外而更為之異名以羅人於死地所以張奸臣之威

失天下之心皆由乎此後世人臣有請於祖宗常
獄之外別起獄者必奸邪也人主宜痛斥之
肅宗時將軍王去榮以私怨殺本縣令當死上以其善
用礮免死以白衣於陝郡効力賈至上疏曰易曰臣弑
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若縱
去榮可謂生漸矣議者謂陝郡初復非其人不可守然
則他無去榮者何以能亦堅守乎陛下若以礮石一能
即免誅死令諸軍技藝絶倫者其徒實繁必恃其能所

在犯上復何以止之若止捨去榮而誅其餘者則是法令不一而誘人觸罪也今惜一去榮之材而不殺必殺十如去榮之材者不亦其傷益多乎夫去榮逆亂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順於彼亂於富平而治於陜郡悖於縣君而不悖於大君歟下其事令百官議韋見素等議以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猶不敢擅殺而小人得擅殺是臣下之權過于人主也去榮既殺人不死則軍中凡有技能者亦自謂無憂所在暴横為郡縣者不亦難乎

陛下為天下主愛無親疎得一去榮而失萬姓何利之有於律殺本縣令列於十惡而陛下寛之王法不行人倫道屈臣等奉詔不知所從夫國以法理軍以法勝有恩無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養戰士而每戰少利豈非無法乎今陜郡雖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則海内無憂不克況陜郡乎無法則陜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榮末技陜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無家國乃為之輕重此臣等所以區區願陛下守貞觀之法上竟捨之

臣按肅宗之於一王去榮殺縣令而不正其罪貫至既言之韋見素等又言之諄複明切如此而肅宗竟不悟焉其後卒至法令廢弛士卒桀驁終唐室而不振其原未必不出諸此也

懿宗同昌公主薨悼痛不已殺醫官韓宗卲等二十餘人収捕親族三百餘人係京兆獄平章事劉瞻言以為修短之期人之定分昨公主有疾深軫聖慈宗卲等診療之時惟求疾愈備施方術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

成蹉跌原其情狀亦可哀矜而械係老幼三百餘人道路嗟嘆奈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願少回聖慮寬釋係者上覽疏不悅

臣按古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懿宗以一女之故而殺醫者二十餘人而收捕親族至三百餘人知痛吾女之死而人之死獨不可痛哉彼二十人者皆有父母子女吾愛吾女而彼之父母子女亦愛其父與子人有貴賤而痛

戚之情則一也吾女之死非其故若出於誤亦在所宥況醫所能生者不死者爾數之盡者醫豈能延哉劉瞻之言痛切而懿宗不悟非獨不仁蓋不智也

宋至和中太常博士吳及言古人除肉刑重絕人之世也今則宦官之家競求他子劓絕人理希求爵命童幼何罪陷於刀鋸因而夭死者多矣夫有疾而夭治世所羞有罪而宮前王不忍況無疾與罪乎臣聞漢永平之

際中常侍四員小黄門十人唐太宗定制無得踰百員且以祖宗近事較之祖宗時宦官凡幾何人今凡幾何人臣愚以謂胎卵傷而鳳凰不至宦官多而繼嗣未育伏望濬發德音詳為條禁進獻宦官一切權罷擅宫童幼賁以重法若然則天心必應聖嗣必廣召福祥安宗廟之策莫先於此

臣按五刑之中宫刑最重四刑惟殘人之肌體宫刑則絶人之種類故雖死辟之大不若宫刑之慘

大辟雖曰身首異處然止於一身一時而宮刑則上關先傳下絶後繼非止一人一世焉今世無古宮刑亦無宋人宦官之家取他人子宮以為嗣之例祖宗以來凡人侍掖庭者多取軍旅中不得已所繫累之幼穉免其死而生之至仁之恩也近年乃有軍民之家自宮其子以求進者而在近甸尤多惟我國家都燕切近邉鄙民之生於是者比諸他境尤當加意愛惜而保養之使其蕃息以壯實

根本一人失其生固在所惜況千百人絶其後代乎伏願體天地好生之德嚴爲禁制自今有自宮其子弟者罪其父母及其生户全家戍邉隣保知情重加罰贖其主使下手之人問以死罪被宫者分送藩府以給使令永不許進入掖庭如此則不禁自絶矣是亦聖朝體天心惜民命錫民類莫大之仁政也

高宗紹興中殿中侍御史常同論私鹽刑名太重主議

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奸臣之所為也自古及今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豈有罪無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令私鹽一斤至杖脊配廣南則孰不相率而為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之仁德在人猶人之有元氣今天下之勢可謂病矣奈何遂欲傷元氣乎法令之行繫乎國本不使有識縉紳之士議之而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非國之福也

臣按天生物以養人非專為君也而君專其利已

違天意矣為之禁且不可也況又為不稱其罪之重刑哉常同謂刑之所犯必稱罪之輕重深得先王制刑之意後世法令所以禁愈嚴而犯愈多者以不稱其罪也夫立法者君也而導君而為是法者左右之臣也而行法者未必皆無仁心未必皆欲從君之欲彼見法之過於嚴而民之愚而貧無知而冒法不得已而犯禁不肯盡行其法故法雖行於暫而不能行之於久而卒歸於廢弛此非獨

人心之不然而天理亦不之然也後世大盜多起於鹽徒正以鹽禁太嚴有國者不可不知

理宗朝天下之獄不勝其酷每歲冬夏詔提刑行郡決囚提刑憚行悉委倅貳倅貳不行復委幕屬所委之人皆肆行威福以要餽遺監司郡守擅作威福意所欲黥則入其當黥之由意所欲殺則證其當死之罪呼唱吏卒嚴限日時監勒招承催促結款而又擅制獄具非法殘民或斷薪為杖掊擊手足名曰棹柴或木索并施夾

兩股名曰夾幇或纏繩於首加以木楔名曰腦箍或反
縛跪地短豎堅木交辮兩股令獄卒跳躍於上謂之超
棍痛深骨髓幾於殞命富貴之家稍有罥罣動籍其貲
又以趲辦月樁及添助版帳為名不問罪之輕重並從
科罰大率官取其十吏漁其百州縣往往專殺拘鎖罪
人死而後已甚至戶婚詞訟亦皆收禁有飲食不充饑
餓而死者有無力請求陵虐而死者有為兩詞賂遺苦
楚而死者懼其發覺先以病申名曰監醫實則已死名

日病死實則殺之至度宗時雖累詔切責禁止終莫能勝而國亡矣

臣按宋至理宗時土地已蹙窮民殘喘待日而斃多方以嫗乳之猶恐不足以有而一時監司守令乃為嚴刑苛法以籍民財以殘民命理宗在位方以崇尚道學為事務虛名而蔑實政當是之時為監司守令者豈無學道學之流乎要之皆趣時好名之士非真有心於居敬窮理以濟人利物者也

卒至於傷天地之和促國家之脉而有裔夷之禍也嗚呼豈無所自哉今去宋季不遠其淫刑之具如所謂腦箍超棍之類世猶有襲而用之者伏惟國家以仁立國乞勑有司痛加禁革敢有於律文訊杖之外巧意用刑者坐以違制之律造之者重罰用之者除名是亦順天心壽國脉之一大事也

以上戒濫縱之失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秦瀛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錄監生臣陸昺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四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上

易師之象曰地中有水師君子以容民畜衆

程頤曰師為卦坤上坎下以二體言之地中有水為

衆聚之象以二卦之義言之内險外順險道而以順行師之義也以爻言之一陽而為衆陰之主統衆之象也比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陽為衆陰之主而在下將帥之象也地中有水水聚于地中為衆聚之象故為師也君子觀地中有水之象以容保其民畜聚其衆也

朱熹曰師兵衆也下坎上坤坎險坤順坎水坤地古者寓兵于農伏至險于大順藏不測于至靜之中水

不外于地兵不外于民故能養民則可以得衆矣

臣按先儒謂古者兵農合一居則為比閭族黨之民役則為卒伍軍旅之衆容之畜之于無事之時而用之于有事之日此衆即此民也容之則保愛而不傷畜之則聚處而不散有以容之故無事之時得以生養而自遂有以畜之則有事之時易于召集以相衛國家之有衆亦猶土地之有險也地有險則人莫敢踰國有兵則人不敢犯然兵雖險

而用之又必以順焉不順不動也

序卦曰師者衆也衆必有所比故受之以比

程頤曰人之類必相親輔然後能安故既有衆則必有所比比所以次師也

呂祖謙曰師以二爲主二將帥也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聽命者比以五爲主以一陽而爲衆陰之所親輔者也比所以次師者言衆雖聽命于將帥而心當親輔于君也

雜卦曰比樂師憂

蘇軾曰有親則樂動衆則憂

余芑舒曰在上而得衆故樂居下而任衆故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比之樂也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覩師之憂也

臣按師之為卦萬世論行師之道皆不出乎此六爻之間凡軍旅之用所謂出師駐師將兵將將與夫奉辭伐罪旋師班賞無所不有先儒謂雖後世

兵書之繁不如師卦六爻之略且所論者王者之師比後世權謀之書奇正甚遠為天下者制師以立武立武以衛國衛國以安民烏可舍此而他求哉

謙六五不富以其鄰利用侵伐無不利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

程頤曰富者衆之所歸惟財為能聚人五以君位之尊而執謙順以接于下衆所歸也故不富而能有其

鄰也鄰近也不富而得人之親也為人君而持謙順天下所歸心也然君道不可專尚謙柔必須威武相濟然後能懷服天下故利行侵伐也威德並著然後盡君道之宜而无所不利也征不服者征其文德謙遜所不能服者也文德所不能服而不用威武何以平治天下非人君之中道謙之過也

朱熹曰以柔居尊在上而能謙者也故為不富而能以其鄰之象蓋從之者衆矣猶有未服者則利以征

之而于它事亦无不利

楊萬里曰征不服者不服而征不得已爾舜征苗不得已也漢武征匈奴豈不得已乎

臣按征者正也下有不正上則正之下之人非有不正之事而上之人輙興師以侵伐之則上已不正矣如正人何在上之人且謙柔和順而下之人砸頑固不服桀驁不馴其不正甚矣上之人專尚文德而不奮威武以正之則流于姑息失之寛縱

迺謙之過非謙之益也又豈所謂稱物平施者哉

豫利建侯行師

程頤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于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豫悅之道利于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

朱熹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又曰建侯

行師順動之大者

臣按兵師之興所以為民也興師而民心不悅則其所行必非王者之師仁義之舉也是以人君舉事既揆之已復詢之衆衆心和悅然後從而順之苟有不悅必中止焉寧失勢于他人不失心于已衆

夬之彖曰夬揚于王庭孚言信之在中誠已也號命衆之辭有厲危也告自邑私邑也不利即從也戎尚武也利有攸往

程頤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旣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于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也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理焉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無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無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然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故聖人誅

亂必先修己舜之敷文德是也告自邑先自治也戎兵者彊武之事不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

朱熹曰夬決也陽決隂也其決之也必正名其罪而盡誠以呼號其衆相與合力然亦尚有危厲不可安肆又當先治其私而不可專尚威武則利有所往也皆戒之之辭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

程頤曰內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夜有兵戎亦可

勿恤矣

臣按先儒謂不利即戎與莫夜有戎相應莫夜有戎言小人常伺隙興兵以寇君子不利即戎言君子不當專尚威力以勝小人蓋君子之感小人固自有道若徒以力角力則君子未必有加于小人而適以欺天下之事爾此聖人之所以深戒也然則所謂君子勝小人之道奈何曰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之養之以善而横

逆自若也則含晦俟時以冀其機之可乘仗義執言以明其罪之所在布誠信以孚衆心申號令以竦衆聽相與同心以除害協力以敵愾兢兢焉常存危厲之心不欺彼衰而遂安肆也業業焉蓋盡自治之道不恃已彊而事威武也內懍乎兢惕外嚴乎儆戒雖有倉卒莫夜之戎亦無所憂矣夫然後以堂堂之陳正正之旗舉無敵之師而加諸有罪之人夫何往而不成功哉苟或忿其一決之

勇而求大快于吾心則非徒不能除其害而反有以致其大害矣聖人于夬之卦而丁寧深切如此其為君子謀至矣有天下者可不戒哉

萃之象曰澤上于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程頤曰澤上于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聚以除治戎器用戒備于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之所以

戒不虞也

朱熹曰除者修而聚之之謂又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爲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纔人多少閒便自有爭所以當預爲之防也

丘濬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用兵亂也去兵亦亂也君子當萃聚之世而除戎器非右武也特戒不虞而已如秦人之銷鋒鏑唐末之議銷兵則非謂之除戎器漢武席文景富庶之極至窮兵黷武以事四夷

又豈戒不虞之義乎

臣按民生于世猶澤在地中澤潤乎地而不燥地容乎澤而不溢相與含容而不覺其為多也澤一出乎地上則日積月累其出也無窮盡其流也無歸宿則必有奔放潰決之虞矣譬之民焉當夫國初民少之際有地足以容其居有田足以供其食以故彼此相安上下皆足安土而重遷惜身而保類馴致承平之後生齒日繁種類日多地狹而田

不足以耕衣食不給于是起而相爭相奪而有不虞度之事矣是以聖王隨其時而為之制既為之足食以順其生又為之足兵以防其變所謂足兵者不止戎器也而獨以戎器言蓋兵與農皆出于民農所以別于兵者以所執之器異也執耒耜庤錢鎛者則謂之農手戈矛擐甲冑者則謂之兵其寔皆民也言器則人在其中矣大抵兵威之所以不振者由上之人狃于治安而不知戒也蓋事久

則必弊除其舊而新之則宿弊為之一新人聚則必散收其散而聚之則泮渙有所拘束夫然則事之可虞者皆不足虞矣竊惟我聖祖承元政廢弛之後民俗凋弊之餘大振威武以立國内而畿甸外而邊方設立衛所每衛五所每所千軍錯峙郡邑之中以為民生之衛蓋不待民生之萃聚而後戒其不虞也聖祖思患豫防之心遠矣今承平百餘年生齒之繁比國初幾千倍蓰而兵戎之衆反

不及什二三焉豈大易因萃象以除戎器戒不虞之義哉伏惟聖明留心武事明勅所司通將洪武年間原設衛所軍士隊伍并見在數目以聞下執政大臣俾其詳究軍伍前後所以多寡之數必欲復祖宗之舊其道何繇或別有它策具疏備陳然後集議除其舊而新之收其散而聚之斷斷乎必有益于國必無損于民然後行之庶幾合乎大易萃卦之象以為國家制治保邦千萬年長久之計

宗社生靈不勝大幸

聖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其孰能與于此哉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

朱熹曰聖人之德無一塵之累無事則其心寂然人莫能窺有事則神知之用隨感而應神武不殺得其理而不假其物之謂

又曰武雖是殺人的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

臣按神武不殺四字雖聖人以贊易卦之用然武
而謂之神神武而謂之不殺神武而不殺之一言
是誠聖人文化之妙用武德之至仁函陰陽生殺
之機妙仁義生成之化方其事之未來也運其神
妙之機而測度之于幾微朕兆之先及其事之既
往也斂其明照之用而包函之于幽微陰密之地
用是以立武則變化而莫測運用而無方仁厚而
不傷廣大而無間是即帝堯廣運之武成湯天錫

之勇也伏惟聖人在上體大易神智之德存神武不殺之心民之有患不得已而用武本仁心而運神智仗道義以施德威以不殺而為殺也則聖武布胎于天下則其所謂乃武者不獨並稱于乃文而且與乃聖乃神之妙用巍巍乎蕩蕩乎與帝堯之德同一廣運矣

虞書益曰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朱熹曰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

變化不測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

臣按益贊堯之德不徒曰德而且曰帝德廣運不徒曰廣運而繼曰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謂之乃者以見帝德之所以廣運有此四者而其所以知其為聖神文武者乃以時而出之也本神聖以為文武此聖人之文所以為文思而光于四表而其武所以為神武而不殺也歟

商書伊尹曰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寛兆民允懐

蔡沈曰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湯之德威敷著于天下代桀之虐以吾之寛故天下之民信而懐之也

臣按先儒謂不徒武而謂之聖武以見其出于德義之勇故能除暴救民以安天下此聖武之實也至于天下之民莫不信而懐之此聖武之效

也

詩商頌長發之七章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遏同苞有三櫱旁生萌櫱謂韋顧昆吾也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韋顧昆吾皆桀之黨

朱熹曰武王湯也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言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櫱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乃伐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臣按先儒謂載旆秉鉞不敢不虔所謂臨事而懼也夫成湯以天錫勇智之資以至仁伐至不仁而猶虔敬如此況無成湯之德之才而所遇者又非韋顧昆吾之敵而可以恣肆而不知所懼哉

殷武之首章曰撻疾貌彼殷武奮伐荆楚冞冒也入其阻裒聚也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朱熹曰殷武殷王之武也湯孫謂高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没而殷道衰楚人叛之高宗

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其險阻以致其衆盡平其地使截然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

李雩曰楚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伐之

朱善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内之則法度之既弛紀綱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

王綱于已墜合人心于已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已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臣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事之至難者也然詩人頌高宗不徒曰武而曰殷武而又以為湯之緒以見高宗所以用武遠伐暴亂者不過承其先世餘烈以孫而成祖之功緒而已然則後人所成之功何者而非前人之緒哉

皇矣美周也其五章曰帝謂文王設為天命文王之辭無然不可如此

畔（離也）援（攀援）無然歆（欲之動也）羡（愛慕）誕先登于岸（道之極至處）密人（密須氏姞姓之國）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國名）徂（徃也）共（阮國之地名）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周師）以按（遏也）徂旅（密師之徃共者）以篤于周祜（福也）以對（答也）于天下

孟子曰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朱熹曰人心有所畔援有所歆羡則溺于人欲之流而不能以自濟文王無是二者故獨能先知先覺以造道之極至蓋天寔命之而非人力之所及也是以

密人不恭敢違其命而擅興師旅以侵阮而往至于共則赫怒整兵而往遏其衆以厚周家之福而荅天下之心蓋亦因其可怒而怒之初未嘗有所畔援歆羨也此文王征伐之始

王安石曰有所畔援歆羨不得其欲而怒則其怒也私而已文王之怒是乃與民同怒而異乎人之私怒也

臣按怒者七情之一怒而無所畔援歆羨是怒而

得其中中而中其節是之謂和聖人一心中和之極是惟不怒而其所怒者必其所當怒而不可不怒者焉無所偏倚無所乖戾乃合天理人情于一心故一怒而可以安天下之民彼秦皇漢武之窮兵黷武是怒所不當怒者也所怒者一已之私一怒而害天下之民乃至毒流于四海禍延于子孫嗚呼可不戒哉

其七章曰帝謂文王予設為上帝之自稱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德不

大聲以猶與也色不長夏以革未詳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法也

帝謂文王詢爾仇方讎國同爾兄弟與國以爾鉤援鉤梯也

與爾臨臨車也衝以伐崇國名墉城也

司馬遷曰崇侯虎譖西伯于紂紂囚西伯于羑里其後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朱熹曰言上帝眷念文王而言其德之深微不暴著其形迹又能不作聰明以循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

也呂氏謂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嚴粲曰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于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之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蓋由其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怒所同者非苟合也

八章曰臨衝閑閑（徐緩也）崇墉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屬續狀）攸馘（割耳也）安安（不輕暴也）是類（祭上帝）是禡（祭始造軍法者）是致（致其至）

是附使之來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彊盛貌崇墉仡仡彊壯貌是伐是肆縱兵也是絶是忽滅也四方以無拂戾也

左氏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

朱熹曰言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者而四方無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方無不順從也夫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

而肆之也則天誅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此所謂文王之師也

臣按先儒謂文王之伐始于密王功之始也終于崇天下遂無不服王功之成也文王伐崇之師詩人于其卒章形容文王所以緩攻徐戰之方致至待附之故及其終不服從而後縱兵誅滅之意朱子所以解釋之者明白詳悉後世帝王伐叛討罪所當取法焉者也

文王有聲之一章曰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
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其二章曰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孔頴達曰武功非獨伐崇而已所伐邘耆密須昆夷
之屬皆是也別言伐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故
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廼作邑也
朱熹曰此詩言文王遷豐武王遷鎬之事而首章推
本之曰文王之有聲也甚大乎其有聲也蓋以求天

下之安寧而觀其成功耳文王之德如是信乎其克
君也哉
臣按先儒謂文王之所以大有聲者本由于征伐
而其所以征伐者不過求天下安寧而觀其功底
于成耳蓋以既爲人君則當奉天道以安民民有
不安必有逆天命以致之者于是乎奉天命以討
其罪使之不敢厲吾民焉罪人既得而其所以爲
安集生聚之者不可無所居故又爲之邑以居之

焉凡若是者非貪功以立威也非廣地以附衆也蓋吾為君之道以無負上天付託之意焉耳

大明之七章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言衆也矢陳也于牧野維予侯維也興上帝臨女無貳疑也爾指武王心

朱熹曰此章言武王伐紂之時紂衆會集如林以拒武王而皆陳于牧野則維我之師為有興起之勢耳然衆心猶恐武王以衆寡之不敵而有所疑也故勉之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知天命之必然而賛其

次也然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

武王之得已耳

臣按此詩可見武王之伐紂蓋承上帝之命有如

上帝赫赫然在上而臨督之者矣此衆所以勸之

無二其心也蓋人之心即天之心人心之所欲即

帝命之所臨茍拂人心而肆行已志則是人心不

歸人心不歸則是上帝不臨矣上帝不臨則其心

不能無疑其心既疑則雖有師徒之衆將帥之賢

亦豈能有成功哉是故明主之興師動衆恒反求諸心曰上帝臨我乎揆之天理而合則帝命在是矣夫然後決然為之而不疑不然則兢兢然而不敢少安也

詩序酌告成大武也曰於歎辭鑠盛也王師遵循也養時晦時純熙光矣矣是用大介甲也所謂一戎衣也我龍寵也受之蹻蹻武貌王之造為也載則也用有嗣實維爾公事也允信也師

朱熹曰此頌武王之詩言其初有於鑠之師而不用

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既純光矣然後一戎衣而天下大定後人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王者之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是師爾

臣按先儒謂此詩頌武王之武功言其初雖有甚盛之師而退自循養與時皆晦不見其有迹直至其時之至既純光矣然後一著戎衣而天下翕然大定此其所以為武王之武也後王於是寵而受此蹻蹻然之武功其所以嗣之者亦惟武王之事

是師可也不先時而動不後時而靡君之用武能如是是亦武王也已

魯頌泮水其五章曰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武貌虎臣在泮獻馘所格者之左耳淑善也問訊囚也如皐陶在泮獻囚所虜獲者

朱熹曰古者出兵受成於學及其反也釋奠於學而以訊馘告故詩人因魯侯之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善意也桓桓于征狄遏也彼

東南(謂淮夷)烝烝皇皇(盛也)不吳(音話)不揚(肅也)不告于訩(訟也)在泮獻功

其七章曰角弓其觩(健貌)束矢(五十為束)其搜(矢疾聲)戎車孔博(廣大)徒御無斁([illegible]勸也)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違令也)式固爾猶(謀也)淮夷卒獲

司馬光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若專訓之以勇力而不使之知禮義奚所

不為矣

臣按朱熹謂作泮宫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淮夷為頌禱之辭則是詩所謂獻馘獻囚獻功者則未必有是事也然其事雖未必有但味其辭克而謂之既既者已然之辭也考之春秋僖公十三年魯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鄫當是時主會在齊而僖公從焉作頌者

以公亦嘗與齊之會故掠齊之美者以頌魯歟其事之有無固不可必臣載之于此以見受成獻馘之禮皆在于學非但禮有是言而古之人寔嘗行之非虛語也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上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四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五

明 丘濬 撰

治國平天下之要

嚴武備

總論威武之道中

曲禮曰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

吳澂曰班次朝儀各有位次整治軍伍各有部分臨

涖官府各有職掌三者皆有法惟其有禮是以有威嚴而其法行

臣按先儒謂威則人不敢犯嚴則人不敢違所以致其威嚴者禮而已矣是以朝廷之儀官府之治雖皆不可以無禮而于軍伍之法尤當以威嚴為尚然徒尚威嚴而不本于禮則所謂威者驕亢之容嚴者暴戾之氣也

春秋隱公二年十有二月鄭人伐衛

胡安國曰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毁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况于修怨乎

臣按征伐天子之大權非王命而自行是亂也春秋書鄭人伐衛入春秋以來列國興兵此其始也胡氏因其書伐推而詳之其用兵之名凡十有三曰伐曰侵曰戰曰圍曰入曰遷曰滅曰敗曰取曰襲曰追曰戍曰以以見用兵之事其事類名稱有不一如此者興師以討人之罪者必先審其大小遠近彊弱虛實以定其名然後隨其勢因其機而決其謀則收其萬全之效矣

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胡安國曰三軍魯之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于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彊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又曰公徒三萬故知三軍魯國之舊爾然車而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而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諸卿更帥以出事畢則將歸于朝車復于甸甲散于丘卒還于邑將皆公家之臣兵

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来政在私門廢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春秋書之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臣按胡氏謂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宜以魯為鑒魯一國也尚不可失兵權而況天下之大者乎

昭公十有一年夏四月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

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胡安國曰楚子在申名蔡侯伏甲執而殺之楚子貶而稱名何也世子般殺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三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詞致討執般于蔡討其弒父與君之罪而在宮在官者咸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謀于蔡衆置君而去雖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為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

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流毒于後棄疾以是殺戎蠻而鞅以是紿魏將秦人以是刼懷王傾危成俗天下大亂劉項之際死者十九聖人深惡楚虔而名之也其慮遠矣後世誅討亂臣者或畏其彊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僥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茍其不捷適足長亂如代宗之圖思明憲宗之紿王弁昧于春秋垂戒之旨矣

臣按春秋書此以見人君欲興師以除姦亂必審機宜時勢以伺閒待時仗大義正言以聲罪致討而不用詭謀詐力以儌幸取勝胡氏所謂後世誅討亂臣者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詭謀詐力儌倖勝之若事之捷反側皆懼苟其不捷適足長亂此數語者可以為世之人君誅亂臣安反側者之鑑戒

穀梁傳曰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與陣同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范甯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鄰國望我歡若親戚何師之為師衆素嚴不須耀軍列陳上兵伐謀何陳至陳軍陳嚴整敵望而畏之莫敢戰投兵勝地避實攻虛故無死者民盡其命無奔背散亡見危授命義存君親雖没猶存也

臣按古之聖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為國一以德禮而不專恃于兵未嘗無兵也而不用之於師旅雖用師旅之衆而不布於行陳雖有行陳之

法而不施于戰鬬戰鬬有其備遇敵可以不死然卒不戰也死亡以其道雖死可以不亡然卒不死也說者以一言為一事而各援古人之事以實之臣不取焉

左氏傳隱公十一年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許無刑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臣按鄭莊公會齊魯伐許既入許莊公命許大夫奉許叔君子謂其得伐叛討二存亡繼絶之禮所謂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之三數言者誠得聖人制事待人之要而所謂相時而動無累後人者其為慮周而謀遠尤可為世法者也

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

察有罪犯五不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隱公十一年

杜預曰不徵辭謂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鬬

臣按韙之為言是也人之興師以伐人者皆見他人有不是之處耳反求諸己吾所行者亦有不是否乎茍有犯于不是者則亟止焉所謂是者理而已矣順理為是逆理為非如此是惟不動衆動則

合天道是惟不伐人伐乃奉天討

桓公十一年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

臣按所謂和者即孟子地利不如人和之和

莊公十年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謂在位者）（間猶與也）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

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臣按曹劌對魯莊公之言既得用兵之本復得用兵之法所謂小惠之未徧小信之未孚皆不可以

戰惟察獄以其情是為盡心之忠如是而後可戰可謂得戰之本矣若夫三鼓則氣竭懼其有伏必其轍亂旗靡然後逐之可謂得戰之法矣其答鄉人之問而謂肉食者鄙不能遠謀是誠天下後世之通患也噫食人之禄而不能謀人之事其人固可鄙矣所以用其人而不知其人之可鄙者不亦可鄙之甚哉

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蔿曰不可虢公驕若驟得勝

於我必棄其民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飢

孔頴達曰禮樂慈愛謂國君教民民間有此四者畜聚此事然後可與人戰故云戰所畜也士蔿既言其目更以其義覆之禮尚謙讓讓事謂禮也樂以和親樂和謂樂也慈謂愛之深也愛親謂慈也愛極然後哀喪謂愛也民間有此四事然後可用以戰

臣按春秋去古未遠故其論戰恒以民心為本後世則論敵情而已矣

僖公十有九年宋人圍曹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内省德乎無闕而後動

林堯叟曰因壘而降壘石壘也言不增兵但因舊壘

而崇自服

臣按必德無闕而後可以伐人世主有欲興師以伐人者盍姑内自省曰吾之德有闕否乎若猶有闕方當修省之不暇幸人之不我伐也何可以伐人乎哉

二十有二年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

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蘇軾曰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子犯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呂祖謙曰說者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瞶者之誤評宮角遂欲并廢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襄無帝王之德而欲效帝王之兵所以致敗亦非也使帝王之世人皆服其德則固不待於用兵矣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兵者生于人之所不服也彼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不至我乃欲從容揖遜以待之適遺之禽耳吾恐帝王之師不如是之拙也古之誓師曰殄殲乃讎曰取彼凶殘凜然未嘗有毫

髮貸其所寛者惟弗迓克奔而已奔而歸我是以弗擊苟推鋒而與之爭一旦之命胡為而縱之哉是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宋襄之兵也烏可置之一域耶

臣按宋襄公之敗公羊謂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其言雖過然襄公之戰未必全非也但泥古而不通變是以取敗耳是故善學聖人者

當師其心其心謂何仁義而已矣若其已然之迹

不必拘拘然以步驟之也

宣公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

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

杜預曰責公不以禮治之而用伐

臣按左氏論征伐率以禮為言可見惟禮可以已

亂苟伐人之國而不以禮則是以亂平亂也

十有二年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聞鄭既及楚平桓子（即荀林父）欲還曰無及于鄭而勦（勞也）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未為後時）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罪也）而動（謂動兵伐鄭）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又曰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

孔穎達曰既言觀釁而動更説無釁之事德刑政事典禮此六事行之不變易者不可與之敵也聖王制征伐者為有罪者耳不為是六事不易行征伐也

臣按此舉六事之目下文歴説楚不易六事以充之然是六者德刑其大者也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六者為治之要也為國而有六者不可變易則在我者有不可敵之具而在人者無以敵我矣

晉荀林父師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潘黨曰君指楚盍築武軍築軍營以章武功而收晉尸以為京觀積尸封土其上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夫武禁暴武之一德戢兵二保大三定功四安民五和衆六豐財七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著之篇章使子孫不忘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衆利人之幾危也

而安人之亂以為已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十二年）

臣按武有七德楚子之言必有所本蓋古語也使凡天下之興兵動衆者皆必本于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焉非此七者不舉則天下之人惟恐上之不用武師旅所至民望之真如大旱之得雲霓矣

成公十三年劉子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

有受脤

臣按祀所以交神明戎所以衛國家此二者國之大事也

十有六年楚子救鄭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與祥同）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

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厚也厖大也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内棄其民謂不施惠而外絶其好謂不建利瀆齊盟謂不祀神而食話言謂不守物姦時以動謂不順時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至也其誰致死

孔穎達曰叔時此對首尾相成先舉六名云戰之器也言有此六事乃可戰若罷用然也

臣按春秋之時先王禮義之澤猶存故論兵者猶

知以德義為言後世則舍德義而惟論兵甲士馬之多寡強弱其戰則同而所以為戰則不同也此無他其器異也其器既異故其用亦各不同

范文子曰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十六年

臣按范文子此言即孟子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之意也蓋中人之性有所警斯有所懼有所懼斯能自省知所以省則不敢縱肆而國可保矣

襄公二十七年宋左師請賞公與之邑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則滅所以亡也天生五材謂金木水火土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徳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林堯叟曰宋向戌以弭兵之功欲宋君加以厚賞宋

君欲賞之邑以示子罕子罕謂凡諸侯之與小國晉楚所以用兵而威服之有所畏懼而後大小上下慈愛而和順慈愛和順而後國家頼以安靖以聽大國之政令此其所以常安存也無威則驕縱易生驕縱則禍亂必至禍亂則滅亡隨之此小大所以至滅亡也天生金木水火土之五材天下之民並舉而用之五者不可闕一兵是五材之金豈可去哉古人設兵其來已久所以威服不遵軌法之徒而昭明國家文

德之盛湯武弔民伐罪以兵威而興桀紂身弑國亡以兵威而廢蓋明君善于用兵則以之而興以之而存術之善也昏主不善用兵則以之而廢以之而亡術之不善也所以然者皆由用兵而致而向戍求去兵以安諸侯不亦誣罔之甚乎

臣按國有六典而不可無兵猶天有五材而不可以無金也蓋立國有文必有武施治有賞必有罰徒有文而無武則威不立而國勢弱有賞而無罰

則法不行而人心縱

昭公十一年楚子城陳蔡不羹地名使棄疾為蔡公王問于申無宇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置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羇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臣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在莊十二年齊渠丘實殺無知在莊九年衛蒲戚實出獻公在襄十四年若由

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杜預曰五大言五官之長專盛過節則不可居邊細弱不勝任亦不可居朝廷

孔頴達曰宋殺子游齊殺無知乃是頼大邑以討篡賊而謂之害于國者以其能專廢置則是國害天子之建諸侯欲令蕃屏王室諸侯之有城邑欲令指揮從已不得使下邑制國都故大城為國害也末大必折以樹木喻也尾大不掉以畜獸喻也

臣按末大必折尾大不掉此二喻寔為切要人君之治國必居重馭輕必以大制小則上下之勢順小大之分定如心之使臂臂之使指非獨上安其位而下之人亦不敢萌非望拒成命矣考之楚語有曰公制城邑若體牲焉有首領股肱以至于拇指毛脉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勤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于牛馬處暑之既至䖟蠭之既多而不掉其尾臣懼之此譬尤為詳盡謀人國而慮及遠者

尚其圖之

哀公元年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于柏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壇器不形鏤宮室不觀（臺榭也）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取費（不尚細靡）在國天有菑厲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棄也）吾先

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

焉宿有妃嬙嬪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

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

臣按楚子西之料吳也不料其地土之廣狹車徒

之多寡士卒之强弱甲兵之利鈍惟以君之所修

所為者以占其勝負焉然則有國家者所以彊兵

之要孰有先于修為者哉治兵者次之

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于城城保于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

臣按景伯言民保于城城保于德所謂德者信與仁而已國有大小皆能絜矩而以忠恕為心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于上毋以使下又安有爭鬬侵奪之患哉

國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不可先王耀明也德

不觀示也兵夫兵戢聚也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黷也玩則無震懼也先王之于民也茂勉也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大也其財求不郭攡也而利其器兵甲也用耒耜之屬明利害之鄉方也以文修之使務利而避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滋大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兵也于商牧野收是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痛也而除其害也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修志意以自責有不祀則修言號令有不享

則修文典法有不貢則修名尊卑職貢之名號有不王則修德文德

序成謂上五者次序也而有不至則修刑於是乎有刑罰之辟

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布

令陳辭而又不至則又增修於德無勤民于遠是以近

無不聽遠無不服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

不享征之且觀之兵其乃無廢先王之訓乎

王襄王至自鄭以陽樊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晉侯圍之倉

葛曰武不可覿見也文不可匿隱也覿武無烈匿文不昭

胡安國曰古者覿文匿武修其訓典序成而不至于是乎有攻伐之兵

臣按此先王惟耀德而不觀兵有不服者必先布威讓之令陳文告之辭而又不至焉亦惟增修其德而已不勤兵于遠也所以然者豈非文不可覿武不可匿不當尚武隱文乎

衛靈公問陳（軍師行伍之列）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禮器）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尹焞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有志于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

張栻曰春秋之時諸國以强弱為勝負軍旅之事宜在所先而俎豆之事宜若不急者矣曽不知國之所以為國者以夫天叙天秩者實維持之也為國者志存乎典禮則孝順和睦之風興叶力一心尊君親上其疆孰禦焉不然三綱淪廢人有離心國誰與立軍旅雖精果何所用哉俎豆之于禮教猶陳之于軍旅

實理之所寓而敎之所由興也使靈公而有志乎爼豆之間則推而達之必有不可已也

黄榦曰夫子對靈公以軍旅之事未之學答孔文子以甲兵之事未之聞及觀夾谷之會則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則命將士以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夫子豈有未學未聞者哉特以軍旅之事非所以為訓耳

臣按文武非二道益之贊堯曰乃武乃文孔子道

全德備固無所不能亦豈有不知也哉而曰未學
蓋以戰國之世相尚以武而不尚文列國君臣知
有軍旅而不知有俎豆況其所謂武者以權謀譎
詐相尚窮兵耗財而毒及于生民輕敵寡謀而禍
延其宗社故因衛君之問陳而答之以未學蓋不
待學亦不屑學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
禮樂征伐自諸侯出

朱熹曰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

張栻曰禮樂征伐天子之事也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矣蓋天子得其道則權綱在已而在下莫敢干之也所謂自天子出者天子亦豈敢以已意可專而以私意加于其間哉亦曰奉天理而已矣此之謂得其道若上失其道則綱維解紐而諸侯得以竊乘之禮樂征伐將專行而莫顧矣

臣按先儒謂先王之時五禮六樂掌之宗伯九伐

之法掌之司馬禮樂征伐之權在上而下莫敢干也周室之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魯之三家以雍徹而八佾舞于季氏之庭其禮樂之權已失是以列國紛爭干戈日以相尋訖無寧歲天下無道至是極矣聖人言此以示訓于萬世使居人上者恒以道自居謹身正法必使權綱在已而威福不至于下移則禮樂征伐咸自已出而為有道之世矣

以上總論威武之道中

大學衍義補卷一百十五